

你跟「呼麥」有緣麼？

We Found Khoomei Through Grace

■ 大木博士 Dr. Taimu
前衛藝術工作者

如果你對熱帶雨林的關心，比對明天要到期的房屋稅還更熱情——那麼，你跟「呼麥」大概有前世註定的緣份。而且，十之八九，你聽到「呼麥」便會開始轉變：「呼麥」會帶領你去你一生的夢想之境，不只是地圖上的熱帶雨林。

以上這個說法並不是毫無根據的，請看以下幾個案例：

個案一：成吉思汗藍調

保羅·皮納：那時我太太已經病了好一陣子，腎衰竭，意即生命可以暫時維持，卻終究難免。我太太死了，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。有六個月之久，我不知道日子是怎麼過的。我完全想不起來：你只是一個人呆呆的，直到哪你哭了或炸了或怎麼地叫「它」跑出來——你找到她的一隻鞋子或什麼的，你眼淚就像尼加拉瓜瀑布沖洩下來。我盡力忍著，可是有時候我還是需要找個什麼的叫我心有個東西去忙著，你知道，我已經心智散亂了。我有個短波收音機。我發現有些外國電台會播放語言課程節目，於是我想找個韓語節目來學學——就在那時候，我碰到了那道很強的莫斯科電台訊號……。在短波頻道，你會聽到許許多多哨音、吼聲和各式各樣聽不懂的聲音。可是，我找到了一種有旋律的口哨聲。最後，有個女主播介紹說：你聽到了嗎？那個人同時唱出兩個聲音！聽到這裡，我立刻想到：呵，老天，這是您賜福給我的聲音——這就是我真正要的東

西！有七年之久，我到處打聽，問了所有的教授，卻找不出到底是什麼人會這種歌唱傳統。最後，我決定到附近教會街的世界音樂行打聽打聽。我想了想，問說：「你們有沒有『合聲歌唱』的錄音？」店老板說，呀，我不知道，我沒聽過，我只知道那是種圖瓦的東西。後來，我聽到了圖瓦人的喉音，終於搞清楚了他們的唱法，學會了他們的喉音技巧。

(www.genghisblues.com)

保羅·皮納(Paul Pena)是盲眼的美國藍調、爵士歌手，偶然間接觸了「西奇」之後，自己摸索學會了圖瓦喉音，特別擅長「卡基拉」——因其能發出轟隆做響的低沉泛音(undertone)獲圖瓦朋友贈予了「地震」(Earthquake)的綽號。一九九五年保羅與幾位美國朋友赴圖瓦首都克孜勒參加喉音大賽，獲得了「卡基拉」項的首獎，經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演奏會下來，替美國履行了一項完美的國民外交工作。《成吉思汗藍調》(*Genghis Blues*)即描繪保羅一九九五年圖瓦之行的紀錄片，有許多關於圖瓦喉音的珍貴鏡頭，曾經在台北的金馬獎外片影展播放，許多看過的人都覺得感動、難忘。

個案二：馬頭琴的智慧是“less is more”

馬頭琴(igil)的音域很接近人聲，跟喉音和一般歌唱可以交織的天衣無縫。馬頭琴能澄思淨慮，不管是拉它或聽它都很容易進入某種甚深禪定。我自己好多次心緒不佳，只要拉拉馬頭琴、唱唱喉音，結果心情就變好了——而

且，甚至旁聽的人都變高興了。儘管現代科技和電子媒體繁複繽紛、光怪陸離、攝人耳目，我卻深深覺得：馬頭琴和喉音仍將屹立不搖，永不褪色。馬頭琴傳給演奏者最佳的智慧是「少即多」(less is more)。你愈輕撫慢弄，琴音愈發悠遠嬌柔……唱喉音亦如是。(khomei.com/iahs/cj/seth.html)

這段話是美國加州喉音歌手奧古斯都(Seth Augustus)的證言。他從一九九八年開始，爲了減輕胸腹的疼痛，開始嘗試從喉嚨發出的各種聲響——特別是藏密僧侶所唱誦的那種「梵／泛音」。結果，在朋友的引介之下，他找到了圖瓦的「呼麥」，並且在保羅·皮納的指導下，學會了「呼麥」、「西奇」和「卡基拉」等唱技：「我每天都花幾個小時在金門公園的隧道裡練唱『呼麥』。」呼麥對他而言，已經不再只是種歌唱了：「呼麥」是種音樂，同時，又超乎我們所知道的音樂。他說呼麥的智慧在於「少即多」，事實上，“less is more”直譯應爲「較少即較多」——此爲二元對立(binary opposition)邏輯的逆轉，所有神秘主義的核心體驗，如「反者道之動」、「既以予人已愈有」、「動即靜」、「生即死」等等。越過此一核心體驗，行者或歌者回到二元對立的世界，但已不再能耽溺於二元對立的世界，這就是上道了。

個案三：我有生以來最強烈的知性高潮

……我不蓋你：泛音詠唱是種天堂一般美妙的經驗。我如何碰到泛音的呢？很單純，我必須說：我無意間逛到了「太空」(Big Sky)在mp3.com的網頁，那幾首來自西伯利亞的歌曲給我極大的震撼——真的是我有生以來最強烈的知性高潮！我之前也玩音樂，合唱、爵士、藍調都會一些，但泛音才是真正的天籟。(http://www.

geocities.com/capecanueral/9402/Page6.html)

這個摘自網路的獨白出自一個不知名的年輕人——當時雖然記下了網址，再上網搜尋卻已不知所終了。原來網路世界也有海市蜃樓一般的滄海桑田：不知這位無名的青年是否仍然繼續呼麥終活到老，學到老，呼麥要即早！

個案四：文字之前的藝術創作

我開始工作呼麥是哪一天已經忘了，大概是一年多前，二〇〇二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前後。祇記得我一個人上了苗栗向天湖參加賽夏族的矮靈祭(Pasta'ai)，第二天跟朋友約好到了新竹大隘的祭場，在第四天早上離開了最後一晚的矮靈祭回台北，一個人開車。經過三天三夜通宵達旦的歌舞祭儀，睡眠嚴重不足。車快到泰山收費站，在懷念、失落、滿足和孤獨中，自己突然發出了像「喉音」一樣的聲音，感覺非常欣慰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著了魔一般地工作呼麥。

剛才唱呼麥的感覺——大厲害時喉嚨會有刀割的感覺——也就是聲帶被氣流掀動的感覺——跟去年在高速公路上做的感覺非常類似。

我很清楚自己「著魔」了，但是，爲了讓藝術、創作、生命三者合而為一，就不問成果地去做吧！

這則工作日記的作者是位台灣的資深藝術工作者，接受過整套的西方現代藝術教育、訓練，在前衛藝術界頗負盛名，近年來卻全然投注於「文字之前的文化溯源工作」：泛音由於不是語言、文字，因此，成了他對抗整個當代世界最強而有力的秘密武器。